

歷史與現實——記 2019 廣州之行

王琚瑤

在此次遊學之前，我對於廣州似乎是沒有什麼確切的印象。雖然曾在課上了解到佛教經南海傳播的歷史，也知道「禪宗祖庭」南華寺就坐落在距離廣州不遠的韶關，可是每每提及佛教，依然會下意識地把目光投向西北的絲綢之路，即便想到海路上的文化交流，也會以泉州為先，似乎廣州，或是整個嶺南地區的歷史，在我的腦海中都只有斷裂的片段，無法拼出一個完整的圖景。這一次的廣東之行，雖然只是短短的五天，卻讓我開始對這個緊鄰香港的地方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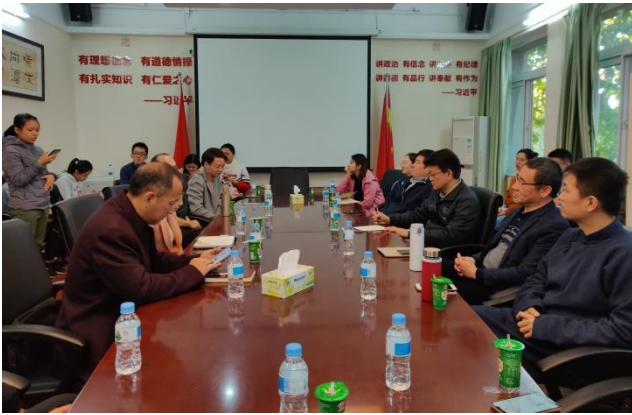
參觀廣東省博物館和南越王墓，讓我對嶺南地區的歷史有了一個基礎的認識，尤其是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，向我們展示出多元文化的交融，例如堪稱漢玉絕品的犀角形玉杯、覆蓋在玉衣上的金花泡飾，這些文物看來與古羅馬的器物有着異曲同工之妙，蒜頭紋銀盒明顯可見是受波斯工藝的影響，而從墓葬的形製和龍鳳玉珮亦可見漢、越文化的共存。

來到華南師範大學，有幸聽何方耀教授為我們講授「南海絲路文化交流對廣州佛教發展的影響」講座。在課上，我了解到雖然廣州並非古時的政治中心，很多僧人或許只是將廣州視為漫長旅途中的一個落腳點，但是作為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，廣州在佛教的傳播過程中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。無論是來華傳法，還是西行求法的僧人，都匯集在這裡，使廣州成為一個具有深厚佛教底蘊的城市。同時，港口城市的商業性和外交功能對廣州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在中外交流的過程中，廣州佛教突顯出開放、適應和創新的特質，為當代的發展和海外傳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何方耀教授也提到南海佛教傳播的歷史中，同樣發生過許多動人的故事，如果這些故事能像玄奘的經歷一樣被為文學化、影視化，我想不僅能夠幫助我們了解這段歷史、當時南海諸國的風土人情，或許可以成為讓更多人接近佛教的一個契機。

接下來的幾天，我們參訪了光孝寺、南華寺和雲門寺，這幾座寺院同樣歷史悠久而又各具特色。光孝寺作為廣州最古老的道場，幾經變遷，卻依舊處處可見歷史的痕跡，如六祖的瘞髮塔、南漢時期的鐵塔、南宋的建築風格、歷朝歷代的碑刻等等。嶺南特色的貝殼窗、西鐵塔的印度紋飾和密宗的經幢，也展現出光孝寺作為文化交匯之地的特殊性。南華寺由惠能（638-713）至憨山（1546-1623）再到虛雲（?-1959），見證了禪宗一脈的發展，而行走在重門疊院、古木蒼翠之間，似乎歷史正徐徐展開在我們的眼前。雲門寺是我們此行的最後一站，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站。雲門寺環境清幽，如同世外桃源，閉關、農禪並重的傳統、「涵蓋乾坤、截斷眾流、隨波逐浪」的雲門三句、一路所見種種頗具深意的楹聯，都引起我繼續探尋的念頭。同時，此行也讓我認識到虛雲老和尚在近現代佛教復興中所作出的貢獻，祖師大德的事跡不僅令我們心生敬仰，我想對於後人來說也是一種激勵。



雲門寺農禪並重



與華南農業大學哲學系交流

這次廣州之旅，我們還參訪了陳家祠、中山公園、馬壩人遺址等地，在華南農業大學與各位老師、同學交流，也有幸在韶關的最後一晚，能與陳劍鎧教授和同學們一起聊天，這些經歷都令我獲益良多。總體而言，此行給我帶來的啟發，一方面是在歷史的研究中，文獻資料固然是主要的研究對象，但實物史料，例如碑刻、楹聯、雕塑等等，同樣也值得關注。此行在寺院中看到的楹聯、碑刻不僅記錄了歷史，同時也傳達了後人對於佛教思想和歷史的理解，展現了寺院、古跡或是歷史人物作為文化符號的意義，又如在南華寺所見的觀音像及殿內的雕塑，風格十分獨特，或許也有進一步探索的空間；

而另一方面，則是佛教發展中傳統與現代的平衡，例如雲門寺禪修體驗與現代化教育的交相輝映，又如我們雖未有機會參觀的大佛寺，地處廣州的市中心，作為都市佛教的代表，立足人間、化導人間，承擔着社會服務、弘法利生的責任。這讓我體會到「心在方外」、身處世間的現代佛教的特點。而結合最近聽聞的種種社會現象，這次參訪的經歷也讓我反思，在教育、醫療資源不足的情況下，佛教如何能與政府或慈善機構合作，發展公共事業，而在焦慮瀰漫、壓力重重的氛圍下，人們又如何能夠通過佛教獲得心靈的平靜。